

性善堂稿

欽定四庫全書

性善堂稿卷十

宋度正撰

序

送徐生遊成都序

余曩次荆南忠州徐生數來謁余余目其貌類儒者耳
其言學未充因勸之學至是四年矣近自荆門走巴川
訪我於樂活之下氣淳容修與曩甚異揖之坐則曰森
不敏幸得從象山陸先生遊先生晦庵輩人也雅意是

道循循然啟後生從之遊者甚衆為荆門踰年棄門人
門人無依則失聲以歸森也撫先生之柩獨至岳陽而
後歸今將之成都依江陵任先生以卒業焉敬走門下
請一言惟先生幸教余初聞其自象山來喜甚因問晦
庵在建寧安樂否猶有意仕否東南學者亦有能繼之
否既而乃及學問之次序將以發其端觀其能至性命
之際輒疑不能通遂啟問曰性相近習相遠何也余應
曰孔子之言言稟性也非言性也且性一也何嘗相近

若稟性則萬殊焉蓋氣清濁不同也夫氣也者其於人也為強弱為聖愚為剛柔為緩急生而知之者此也生而無知者亦此也丹朱商均越椒叔魚之事是矣豈獨習哉猶疑弗釋又問則應之曰子姑記之未可知也語曰賢者識其大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識記也記而深思之思之而弗能通鬼神通之矣不然口問而心不存色莊而意不至他日復問斯言則耳狎之而不留雖百象山未如子何矣吾子其聽之哉余

聞伊川在成都一日游大慈寺廊下有治箴者口易書
伊川疑異人就問俯而不答祈之再三乃得其未濟三
陽失位之義今子且至成都宜訪求之如遇斯人得其說
反以告我紹熙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樂活度正序

送曹簡夫序

今天下之論者皆曰敵人相殘北方大亂宜進天下材
畧智謀之士以為之備南康曹侯可謂材畧智謀之傑
然者矣方敵人南侵蓋嘗奮空拳提孤軍折其前鋒保

全一城人到於今稱之及洞寇猖獗橫行江湖殘破州縣震搖東南又嘗單騎深入以作三軍之氣而遂收其成功考其事業究其所立當今材畧智謀之士蓋未有出其右者故方其廢也天下莫不為之惜及其起也天下莫不為之喜蜀自頃年以來百孔千瘡始聞其來父兄子弟皆充然若有所恃今聞其去父兄子弟皆悵然若有所失蓋吾蜀人之論則曰宜留之於蜀使當一面以寬西顧以惠我人而天下之論則曰宜用之江淮使

捍蔽東南以為天下重以正觀之是二人者見其末而
未見其本得其小而遺其大者也天下之生也久矣聖
人所以治之蓋有其道其道備於帝王其迹見於詩書
體之於心充之於身發之於事業陰陽以和天地以位
日月以明山川以寧微焉而草木昆蟲賤焉而鳥獸鱗
介亦莫不各得其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傳之於
上孔子孟子窮而傳之於下孟子沒而世莫之傳千有
餘載矣本朝大儒實始於遺經得之五傳而至文公朱

先生博學詳說於是大備侯少從先生遊親受大義故
其見於經綸運用者章章如此正竊惟春宮既建博選
師儒以充輔導使侯得與此選陳善閉邪必有大過人
者今天下士與侯同學先生之門而有所聞者不少因
侯以盡致之同心協志相與羽翼贊襄緝熙光明一新
中興之業豈非萬世長策又何折衝禦侮之足云哉昔
司馬文正公得伊川以輔哲宗其經筵開陳蓋前所未
有趙忠簡公得朱子發范元長以輔孝廟其資善講說

亦前所未有然天下不以多伊川朱范而多文正忠簡
古之人夫何遠哉亦為之而已矣於是侯自益昌漕易
鎮宣城序以勉之云

送張森晦甫序

天下之大分原於天命而著於人心雖其人事之得失
有盛有衰而此理之在天下則未嘗一日無也何謂大
分求之一家則曰父子之分求之一國則曰君臣之分
求之普天之下則曰中國外國之分父尊而子卑君上

而臣下中國之貴而外國之賤此天地之常經而古今
之通義非有強於外而後然者也父子之分失則一家
不得其理而宗族鄉黨皆知惡之矣君臣之分失則一
國不得其理而匹夫匹婦皆知憂之矣中國外國之分
失則將以大事小以賤凌貴天下有志之士可不含憤
茹歎深思所以正救之耶靖康之變其禍極矣載籍以
來未有若是其甚者也魏國張公奉命於危難之間倡
明大義獎率三軍恭行天誅復我境土不幸姦臣還自

北庭賣國市和挾賊固位力主事讎之說聖意未決而
江上已焚攻具易將帥示天下不復有為其後得志者
輒祖其說邊鄙之害蔓延至今垂八十年矣噫少康四
十年而興夏盤庚七年而興商宣王十六年而興周光
武二十年而興漢非古之易而今之難也非彼之智巧
而此之拙也彼之在朝者必無主和之臣而在天下者
必多復讎之士是以巍巍之功若是其神速也日者上
天悔禍敵人相殘中原遺黎日夜企踵南望孟子曰以

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因人心順天命中興之功其在於斯歟魏國之族有居天彭者曰晦父嘗詣闕上天子書萬言論恢復大計且策北敵必亡中原必復之理時宰相方務安靖不省其言今七年而晦父之言若有徵者晦父慨然將北出劍門入漢中踰散關涉襄沔江淮以趨行都且理其言士役役利祿日夜之所謀畫志慮大率不出於此有不然者父兄必相與詆訶責罵以為不祥賸賸一律晦父麻鞋布衣不知為妻子

謀而汲汲然奔走天下思與天子經畧中原晦父之賢
於人亦遠哉雖然士不貴於空言而貴於成功晦父其
懋勉之

壽章運使詩序

昔司馬天章來漕益昌不鄙夷其人柔之以仁道之以
禮擇其秀民若蒲生若鮮于生者使與其子溫公遊由
是其人之窮者有所養學者有所歸及溫公相元祐順
人心革王氏政事勲業巍巍震耀百世益昌之人至今

猶曰吾天章公吾溫公蓋德之入人也深而人思之不忘也今上之四年以比歲水旱惻念遠俗論者謂遣使撫存宜得材德兼茂者於是得今建陽章公於洋州往踐其任公至之初慨然語其屬曰天章公父子百世師也小用之一方大用之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其成效大驗章章如此自今往某政某事某教某化皆當以天章公父子為師法於是黜刀筆崇儒雅從容優游進諸生於堂而俎豆之語之修身齊家學古入官之要周旋

曲折閭閻如也諸生退而歎曰自天章公以來百有餘
年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世始以功利為急其視學
校庠序不啻疣贅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四方翕然挾書
負篋皆願學於益昌而學之士益盛焉詩云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其章公之謂乎公生於四月七日至是學之
士誦維嶽之詩歌申甫之章薦之於公以為無窮之壽
其詞切其情真其皆取諸其心歟公慶厯大臣之世胄
容貌偉然舉動有法中心寬閒樂易吾知其去是而兼

善天下也決矣於是乎書慶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巴
川度正序

記

潼川府東關縣社稷壇記

郡邑之有社稷風雨雷師之祭其來尚矣謹按周禮社
稷為地祭之屬禮秩在五祀五嶽之上風雨師為天祀
之屬而禮秩在日月星辰之後至唐天寶中又立雷師
之祀於風雨師之次蓋為人生之所賴雖以土穀為重

而其所以生生不窮者豈不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而後遂焉綴之以祀亦其宜矣故後世因之不廢列之郡邑以為故常而世俗之吏以謂孟子之論蓋嘗貴民而次社稷人謂祭祀以時而旱乾水溢則變置之故所至之邑則未嘗以孟子貴民之意而待其民平居暇日惟知以聚斂為急教化之不修政令之不行視其善良莫知所以撫之視其饑寒莫知所以養之至其陷於臯戾則深疾之曾無哀矜惻怛之意是未嘗以孟子之